

任重的上海缘

◆ 徐建华

相识任重于2007年的1月,他自杭州西泠拍得方介堪先生为张大千所刻“潇湘画楼”牙印,径直来到上海,在徐云叔家与谢定伟及我等见面。虽是初次见面,但就像熟识的老友一般,畅聊到深夜。当晚,我写下一篇小文,书法篆刻名家徐云叔亲自蛻印并以他隽美的小楷写下数份以记此次见面:

“潇湘画楼”印乃大风堂旧物。方介堪先生于丁亥年所铸,乃印中之极品。丙戌十一月二十七日予徐氏怀荫轩获识“潇湘画楼”新主人任重先生,得以观赏摩挲此印。任重,北人南相。擅传统人物画而名隆于世,潜心艺事,博取名家之长,前途不可估量,当不辱大千先生斯印矣。岁月如梭,时逢周甲,因缘际会,名印易主,此“潇湘画楼”印蛻似雪泥鸿爪,印证艺林一段逸事。

此后,任重常常来上海小住,我们常常相聚,一起彻夜赏画、玩石、饮茶,有时技痒也濡墨振笔为友朋留下山水、人物或花卉。一度还在上海设“浩瀚堂”,方便友朋相聚,也有利他潜心读书作画。

说起任重与上海的缘分,还真不浅。在十七岁时,他曾经在上海茂名南路茂民坊租住一年,并有诗存。我曾请他将诗抄送与我:茂名坊里花依旧,海上有怨客来迟;昨日筵散独怅愁,梧桐雨里思去留。思付酒阑常默坐,为是飘零十六年;已判此生常是客,旧日心绪上心头。癸未九秋予过海上借居,观茂名坊内花木依旧而己人非,感内伤外遂有此小诗。

当时的他对传统中国画的技艺已很娴熟,为求突破,寻师问道来到上海,居住在茂名南路上的茂名坊。此地距淮海中路咫尺之遥,向东几公里之内即是吴湖帆和冯超然、林风眠以及张大千等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向南则是丰子恺的日月楼,向西不远便是谢稚柳、陈佩秋先生所居之地,也是我常往的地方。

刚认识不久,任重即询问为我画些啥题材,当时我回他:松竹梅可也。其间,他或自北京或自银川来上海,总是不经意地送上他的画作,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唯真唯诚而矣。

2015年任重应邀之堂之请赴中国台湾开画展前,在上海浩瀚堂的画桌上,展示了一幅绢本的松竹梅三友图,所有在场的友人惊呼:铭心绝品。此图很快随展品一起送台湾展览。据不少台湾艺术界的朋友来电,都对此画赞叹不已。展览结束后,我乃请陈佩秋先生题了引首,复请徐云叔、徐建融、江宏、

任重与上海有缘,正如他自己所说,上海对他太好了。任重水墨丹青艺术展在龙美术馆开幕,那些由《雪竹图》延伸而来的雪梅、雪松、雪竹,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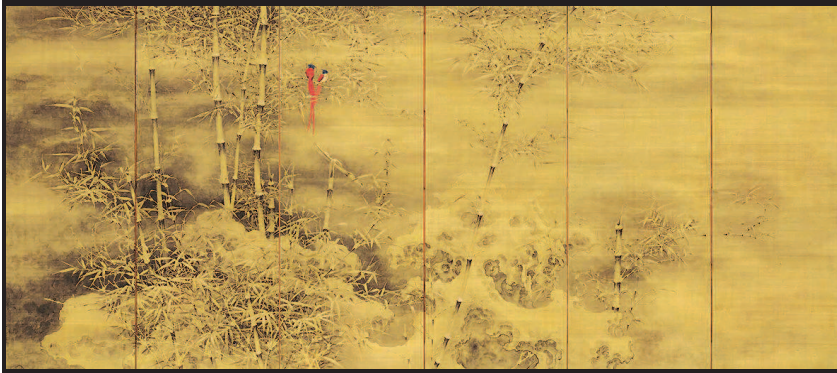
了无数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的目光。艺术爱好者品味着“龙吟”“雪君”“玉山”“雁阵”四个章节的108幅作品,享受着一席艺术盛宴。



雁阵赋



三友图



雪竹图

汤哲明、廉亮诸友题跋。任重自幼生长于银川。银川位于我国西

北地区宁夏平原中部,具有西北雄奇与江南灵秀兼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城市特



嵇叔夜服散图

质。他的父亲是特级教师,亦是当地著名的画家,善小写意。母亲是制砚的高手。任重幼承庭训,随父亲学画。由于他聪慧,又由于他的勤奋,仅限于银川的营养已难以满足他。2005年他三十岁,创作于上海的《嵇叔夜服散图》,写嵇康以自喻,是因为其“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其时,他希冀自己能够扩大交游,在游于艺的同时,摸索出自己特点的路子。

到上海后,他从上海博物馆藏的《雪竹图》入手,反复研习,渐入佳境。从2015年、2019年的两次以雪竹为主题的展品来看,一步一个脚印是那么扎实而有力。塞北江南的银川,成就了他。去年十一月,任重萌生了在上海办展的想法,陈逸鸣先生直言,如果要办大展,在体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有能够镇得住的大幅作品。此次龙美术馆展出的宽3.74米、高1.74米泥金绢本雪竹通景六屏《雪竹图》,正是近十年来任重对雪竹系列探索而来的泣血之作。与《雪竹图》一样,宽5.36米、高2.38米的四条通景屏《雁阵赋》,任重也是远离京沪,回到塞北老家构思创作出来的。其中艰辛和曲折真不可为外人道也。

我不养鸟,但收藏鸟笼,凡精致的手工作品,我都喜欢,譬如迷你竹编笼。这次的五只鸟笼尽管样式不同,但都非常精致,且材质与真正的鸟笼一样,只是按比例缩小了,虽不能养鸟,但可以养蝈蝈。

从左说起,第一个方形笼,边长9厘米、高20厘米。第二个则是双层双门方形笼,边长8.8厘米、高24厘米。前排两只小鸟笼是一对,直径4.2厘米、高9厘米。后排最右边的那只鸟笼最大,直径10.5厘米,高26厘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养鸟器具是否合适,也是养鸟的关键之一。只有先备好合适的鸟笼和附属器具,才能将鸟养得健康活泼,鸣唱自如,适合观赏。

常见的实用鸟笼以竹制为主,但就收藏而言,红木更受钟爱。制作时先将红木裁成木条,然后经过蒸、盘、定型、矫形等多道工序将其盘圆,且接口处不留痕迹,表面光滑手感好。

鸟笼中的天花板首推京笼。北京是明清古都,为迎合王公贵族的需要,能工巧匠云集此地,各种工艺技术层出不穷,鸟笼也不例外。京派鸟笼保持了较高的技艺水平。伴随着文人雅客的参与,鸟笼慢慢地成了一种可观赏的文玩,权贵间的攀比之风进一步促进了工艺的革新和提升。近年来,随着收藏与传统文化的热潮,鸟笼的收藏价值也大

精致迷你竹编鸟笼

◆ 原野



大提升,一只制作精良、选材考究的鸟笼往往价值不菲。

贵州丹寨县有一个卡拉苗寨,有鸟笼之乡之称,也是现存少数保留古老手工编制鸟笼技艺的村寨,其编制鸟笼的历史已有四百多年。这里制作的鸟笼工艺精巧,样式繁多,规格各异。除普通的鸟笼外,还有集编制、雕刻、蜡染、刺绣、书法、绘画等艺术为一体的鸟笼精品。

养鸟爱好者选择鸟笼时,首先应掌握鸟的体量、习性等要求,使鸟笼既适合鸟的活动,又精美美观。选材方面可用竹、木或金属丝之类的材料制作,形状有长方形、圆形、方形、扁形、半圆形、房式、腰鼓形等,不同的鸟笼适合不同的鸟类生活。这次的精致迷你竹编鸟笼是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情怀象征,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口音习惯、吃穿风俗、婚嫁礼仪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华夏这片沃土之上。

“蟋蟀独知秋气早,芭蕉正得雨声多。”又到了虫儿欢叫的秋天。行走野外,最悦耳的莫过于蟋蟀的叫声了。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一起在草丛和石头底下寻找蟋蟀,捉到后装到瓶子或火柴盒里,然后聚在一起斗蟋蟀。看它们在木盆里掐架,你来我往地撕咬,鏖战,最后分出胜负。这种游戏给年少的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也让长大后的我对收藏蟋蟀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收藏有几十个蟋蟀笼、罐。有晚清时用粗竹段制作的蟋蟀笼,笼上装有提梁,中间有开槽,安置一竹门,门中开挖了细细的木栅栏。搁在桌上,形如手炉;有北方制罐名家郭景升制作的晚秋罐,盆壁较厚,硬度和密度较高,保湿度好;有用葫芦制作的筐箩纹蟋蟀罐,造型美观,罐壁柔软,封闭性好,既保暖又轻巧。

在众多藏品中,我最心仪的是一件粉青釉莲瓣纹蟋蟀罐。高13厘米,口径9厘米。罐呈鼓状,敞口,圈足。有平盖,与罐身子母扣合。盖内有一圈回纹,盖中心有一小透气孔。罐身上端有一圈如意纹,下端饰有两层部分重叠的莲瓣纹,中间没有其他的纹饰。罐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罐造型隽雅秀美,胎质坚实细润,颜色为淡雅的青绿色,釉面光泽柔和,釉色均匀透亮,工艺精细,纹饰简洁,看上去既温润如玉,又蕴含着内敛的气质,让人爱不释手。

秋赏粉青釉蟋蟀罐

◆ 胡萍



蟋蟀,俗称蚰蚃、促织、趋织,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诗经》中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齐白石也绘过多幅栩栩如生的蟋蟀画作。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一篇《促织》,讲述的是因皇室爱好斗蟋蟀而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的故事。

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斗蚰蚃”,是我国民间的一种博戏。养蟋、斗蟋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伴随着斗养蟋蟀之风,虫具的设计制作亦不断地推陈出新。其材质有瓷、陶、玉、石、角以及象牙、漆器。器型有圆罐、方罐、六角罐、八角罐、竹节罐、南瓜形罐、塔形罐。最早的蟋蟀罐都是由帝王指定的御窑和官窑烧制的,作为贡品专

供皇室使用,极少传至民间。历史上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斗蟋蟀,也曾敕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了大量工艺精良、纹饰新颖多样的蟋蟀罐。几百年之后,1993年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时,出土了大量的碎瓷片,并将部分碎瓷片拼凑出一批蟋蟀罐。这些器物都是以前未曾见过的官窑制品。这与宣德帝死后,按照太皇太后懿旨将御窑厂所烧制而尚未进贡的蟋蟀罐被打碎深埋于地下的文献记载相合。随着天气转凉,蟋蟀也会登堂入室。如今人们生活丰富,斗蟋蟀已很少见了。在清秋寂静的晚上,伴着唧唧虫鸣,欣赏着独具特色的蟋蟀罐,不失为一桩乐事。